

悠悠莱茵河——德国书话

叶廷芳 编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书 名：悠悠莱茵河——德国书话

作 者：叶廷芳

丛编项：经典丛话·域外书话系列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

ISBN：7-5392-3135-1/1516.06

定 价：22.00

《经典丛话》出版缘起

如果要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中最为匮乏的是什么？那么答案之一就是对于文化经典的热情。尽管自诩为当代的经典之作早已使经典这个非同寻常的字眼沦落为流行时尚的同义词，但它的实质意义和真实生命却依然无可挽回地消逝了。经典的意义和生命正消逝在它的廉价发卖之中。

经典曾是一个至高无上而又激动人心的词。它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典范，构成一种文化的最为基础和最为核心的部分，从而具有无可争议也毋庸置疑的价值示范作用。因此，经典必然地有它的文化依托即传统；并且，经典必然地只有少数，它应当也可以为社会大众所认同，却与流行文化有着价值高下即不等值的鸿沟。当大众流行文化假经典之名堂而皇之通行无阻时，值得悲哀的并不仅仅是经典，而是由经典所代表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换言之，经典价值的失落，意味的是文化信仰的瓦解。对一个社会而言，它几乎是混乱、无知和堕落的标志。

那么,当我们现在说要恢复经典的尊严时,它的意义便不能主要局限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内,也不再纯粹是指古典的复活或对它们的重新诠释;经典的尊严只有在它以文化示范的形式体现并融入当代的生活才会有实际而真实的意义,并且,它将建立在共通或共同人性的基础之上而富有全人类性,经典的尊严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人类信仰。

在这种意义上,经典所要对抗的不仅是世俗生活习性的腐蚀,它还要挣脱单一意识形态的专制。经典的生命有其本质上的自由,它在各个时代、各种文化中都将表现出难以限定的丰富性。经典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的典范,正在于它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价值源泉的体现。我们的文化创造就是在它的示范和启示下才得以进行并完成。

虽然重温经典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是一种奢侈得可笑的不合时宜之举,然而只要在物欲横流的堕落中还存在着一丝向往

崇高的微弱希冀，经典便是我们灵魂自救的方舟。这也就是我们策划出版《经典丛话》的基本目的。在这套“丛话”的两个系列（《文苑撷英系列》和《域外书话系列》）中，我们试图提供的固然不乏对于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学理性知识和见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展示出经典的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以及各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经典永不衰竭的渴求和因之表现出的巨大精神努力。在这其中，今天的读者会发现，经典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丛话”中的《文苑撷英系列》全部以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为对象，而《域外书话系列》顾名思义则以世界各国的经典作家作品为话题。两个系列各辑为八种，选编者均为当今学者、专家，“丛话”的策划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刘景琳先生主持，人人工作室同仁受托主编助成其事。

有羁旅之劳、怀困惑之思的人们，何烦稍住匆匆脚步，一同来轻叩这一扇扇经典之门……

选编者言

这是一部随笔集，是一部谈论德国文学或文化的书话集。

所谓德国文学，过去一般都泛指中欧地区三个互相毗邻的国家即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瑞士居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操德语）的文学。长期以来，后两个国家在文学上似乎都不争“主权”，它们的文学都以“德国文学”笼而统之。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到本世纪上半叶。在那以后，它们的文学国界才渐渐明晰起来，各自着手写自己国家的文学史。尽管如此，德国人心目中的“德国文学”常常仍自觉地泛指“德语文学”。例如，1983年值奥地利作家诞生百周年之际，当时是德国（西）而不是奥地利驻华使馆在北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宴会暨学术报告会来纪念这位作家。但这部书话集所涉及的则仅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古今文学。

由于欧洲历史上横亘着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约从5世纪至13世纪），欧洲文学不像我们中国文学那样有着很长时间的丰富的连续性。在中世纪时期，人的精神自由被强大的教会势

力禁锢了上千年，以人性的张扬为前提的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也随之被窒息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约从13至16世纪）欧洲的文学和艺术才获得“复兴”的机缘。那时尤其是西欧和南欧都相继诞生了一批文化巨人，文学中比如有意大利的但丁、卜伽丘，法国的拉伯雷，英国的莎士比亚等。可惜德国由于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曾有300多个大小不等的公国），其文学艺术未能与上述国家同步兴起。它比它们至少晚了两个世纪。个别例外当然是存在的，如文艺复兴时期出了伟大艺术家丢勒；17世纪的巴洛克美术、建筑特别是文学获得高度繁荣，其“流浪汉小说”《西姆卜里齐斯穆斯》，一译《痴儿西木传》被称为欧洲巴洛克文学之冠。直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潮兴起时，德国文学的繁荣才找到了契机。首先出现在启蒙运动前列的是莱辛，无论从他的人文思想的先进性，还是创作上的时代性以及学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都堪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启蒙运动主将诸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比肩。紧接着是歌德和席勒的崛起，他俩的亲密合作和成就把德国的古典文学推向了高峰，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从此以后，德国文学似乎一个世纪才能出一位世界级的大师；19世纪是海涅，20世纪是托马斯·曼。但就文学思潮或文学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而言，则可以说，德国比起欧洲其他文学大国来并不逊色，甚至还有其特殊的贡献。例如19世纪头30年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过去人们对它的评价颇多贬意，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批评者对德国浪漫派

的超前性与现代文学的艺术精神缺乏感悟和理解。只要把二者联系起来观察,就不难发现,兴盛于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许多特征——不论是人文方面的还是审美方面的——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浪漫派文学中就已经鲜明地透露或昭示出来了,这说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更多的精神血缘上的关系,这是耐人寻味的,是不可低估的。再一例,本世纪初的德国表现主义运动涉及文学、美术和建筑乃至音乐、舞蹈,规模很大,而且它的社会反抗色彩与美学革命性质融合在一起,影响相当深远,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都留下了纪念碑式的实绩。如果把德国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运动与上述17世纪的巴洛克文学联系起来看,则我们又发现在德国文学的精神血液中蕴有一个强大的“野性基因”,随着时代的推移,它孕育的与正宗文学相左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态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来,对颠覆欧洲长期以来以“模仿论”为美学基础的正宗文学的一统天下,促进多元风格的艺术自然生态的形成,从而推动欧洲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经常听到这样的反映:德国文学哲学味道太浓,太深奥,因而不爱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因此而得出结论:德国文学“不发达”,那就是“小读者”常发生的误解了。诚然,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思辨性很强的民族,这使她成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哲学大国。而在欧洲,哲学一开始便是与文学彼此不分的,后来渐渐分开了,但仍互相“眉来眼去”,到了近现代,二者干脆

“联姻”了！哲学家中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他们都有些美学和文学的光环。作家中如荷尔德林、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这些响亮名字说明，文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只会导向文学的深刻和丰富，但绝不是导向浅薄和单调。一个雄辩的佐证是：世界上公认的音乐王国也恰恰与哲学王国同属一个国家。这一事实说明：哲学与文学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互为一体，因为哲学的本性与美向来是不排斥的，而是相得益彰的。事实上，德国文学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是相当崇高的。1985年，欧洲（西方部分）五个主要文学大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报界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评选十位最重要的已故欧洲作家，其中有多位德语作家“当选”：歌德（第二位）、卡夫卡（第五位）与托马斯·曼（第七位）。比例之高只有实力雄厚的英语文学才与之相当，而若以名次论，则英语文学还略逊一筹（它的三个名次分别为第一位——莎士比亚、第九位——乔埃斯与第十位——狄更斯）。

中国人对于德国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严格讲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见功底的开拓者当推王国维。他是从研究介绍叔本华和尼采的悲剧美学出发的，曾写了《叔本华与尼采》和《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这样的开山之作，并以叔本华的悲剧精神写出了《红楼梦评论》这一著名论著。假如不以系统要求，那么鲁迅也是较早关注德国文学的一位。早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他就论述到歌德、

席勒、尼采等人，此后的文章中除论及海涅等作家外，仍经常提到尼采。他赞赏尼采“人各有志，不随风格”的独立人格，显然这与他自己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却以“横眉冷对”的态度处之，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也说明，鲁迅重视尼采，用意不在做学问，而是汲取精神养料。

对德国文学开始切实下力介绍的“五四”前期的一批文学巨匠中，首推郭沫若。郭氏与鲁迅一样，在日本学的是医，却搞起了文学创作，并学会了德语，常搞翻译。郭氏是一个对“五四”反封建、倡民主的时代精神和审美信息有着极强的感应能力的人，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开一代诗风，而且还以翻译歌德巨著《浮士德》、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歌德海涅的诗歌激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同时他还对当时在德国方兴未艾的表现主义运动产生“共感”，并以自己的若干诗歌创作与之呼应（如《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郭沫若在翻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战略眼光显然要比鲁迅略胜一筹。

从30年代开始，中国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开始有了职业性的专门家，其中第一个，也是最得力的一个就是首先以诗人闻名的冯至。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即以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瓦利斯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同时他也关注已经闻名世界的里尔克，首先翻译了他的部分诗歌和《致一个青年的十封信》，在国内立即引起反响。从此以后，特别是解放以来，他一辈子都与德国文学结缘；不仅培养了一支年轻的德国文学研究队伍，

而且自己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先后写出了大量论著(其中包括第一部《德国文学史》),最后以《论歌德》的重要专著压了轴。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80年代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两个德国的国家奖。他以获得的全部奖金建立了冯至德国文学研究奖励基金,以奖掖在这个领域作出成绩的年轻人。

在德国文学的翻译中,成绩最卓著者当推钱春绮。这位老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但他对德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情有独钟。从50年代起,他就翻译、出版了几乎海涅所有的诗歌,并译了厚厚的两本《德国诗选》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诗选》。他是没有工资的。“文革”中生活无着,但显然译笔未停,因为“文革”后他很快就出版了一大批译作,而且都是名著:《歌德诗选》、《浮士德》、《德国浪漫派抒情诗选》……令人肃然起敬。

改革开放以来,德国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呈现出崭新的局面:65岁以下的研究、教学和翻译出版工作者已经数以百计,翻译作品不胜枚举,论著、论文时见发表……势头是令人鼓舞的。

作为一本随笔集,这本书显然不同于任何文学史或论文集,首先它要求篇幅短小,文笔生动、活泼。如果说知识性和可读性是它的追求,那么系统性和学术性就不是它的职责了。也不是根据文学史的章节安排专门组织人撰写某些通俗性文字或野史材料,而只是根据历来人们已经写过的某些随笔性、短评性的现代文章,在笔者阅历范围内进行一定的选择。有的作

家虽然地位重要,但未见合适的符合本书宗旨的文章,只得让它空缺。这样也就使此书与一般的“评论集”区别了开来——随笔,随笔,随意之谓也。

1998年6月16日,北京

目 录

选编者言

第一辑

- 来自德国文学的养分/冯 至 3
- 德国民族性的分裂及其可能的演变/冯 至 16
- 德国国民性和德国文学的特色/刘大杰 22
- 德国巴罗克文学的丰碑《痴儿西木传》/李 淑 28
- 最早的《浮士德》译本心得谈/郭沫若 38
- 我为什么要翻译《浮士德》/绿 原 46
- 《诗与真》译序/刘诗慕 53
- 在德国看话剧《浮士德》/余匡复 58
- 歌德与中国/叶廷芳 62
- “建筑自由庙宇”的伟大诗人/纪念席勒逝世 150 周年
/冯 至 65
- 反抗暴政、反对战争的诗人——席勒/冯 至 71
- 浅谈德国浪漫派抒情诗/钱春绮 78
- 霍夫曼和他的“志异小说”/杨武能 83

《沃伊采克》又一景/布、孟合导的《放下你的鞭子》 ——《沃伊采克》观后/叶廷芳	88
战友与诤友/马克思与海涅的友谊/叶廷芳	94
《哈尔茨山游记》译后记/冯 至	98
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叶廷芳	101
为周依萍译海涅《歌集》序/叶廷芳	104
海涅、故乡和“海涅年”/马文韬	107
瓦格纳,不只是音乐家/张 黎	116

第二辑

鲁迅论尼采/鲁 迅	131
读读尼采(一封信)/冯 至	134
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冯 至	139
萨拉图斯特拉的文体/冯 至	144
现代德语文学大轮廓/冯 至	149
昔日的辉煌/G·霍普特曼逝世 50 周年感怀 /李昌珂	152
德国表现主义/刘大杰	159
布莱希特的“中国情结”/叶廷芳	169
他的艺术青春常在/纪念布莱希特百年诞辰 /叶廷芳	173
足令你不敢轻衰他/布莱希特诞辰 100 周年纵横谈 /李昌珂	177
安娜·西格斯印象/冯 至	191

赫尔姆林和他的《暮色集》/张黎	197
一个不平凡的德国女作家/鲁特·维尔纳/张黎	202
伯尔与“恐怖主义”/从《保护网下》说开去 /倪诚恩 赵登荣	207
《铁皮鼓》：“新巴罗克”小说艺术的杰作/叶廷芳	217
君特·格拉斯印象记/邹荻帆	221
漫谈德国文学中的性描写/张黎	228
出路何在？/当代德国文学一瞥/李昌珂	237
诱人的香水/《香水》译谈/李清华	244

第三辑

魏玛圣地/叶廷芳	253
涅卡河畔/“忆旧与逢新散记”之一/冯至	261
他无处不令我们“陌生”和惊异 /布莱希特晚年故居和墓地散记/叶廷芳	270
再访不朽者们/张佩芬	275
在汉斯·马耶尔家作客/叶廷芳	279
从吕贝克到玛尔巴赫/鲁彦周	284
从波登湖到茵梦湖/访德杂记/张玉书	291
访三大师遗迹/孙坤荣	300
德国人如何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张玉书	311
莱茵河畔的拙政园主/袁鹰	314
绿色和书海的诱惑/王愚	321
永不休止的西柏林/鲍昌	326

第一辑

但我反复诵读、对我
——发生较大影响的是
郭沫若译的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部小说，现在很少有人阅读了，可是20年代初期它在青年读者群中的流行却超过同时代其他外国文学译品。

来自德国文学的养分^①

冯 至

我们与文学作品的接触,无论是本国的或是外国的,类似人际间的交往,有的很快就建立了友情,有的纵使经常见面,仍然陌生。友情也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朋友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所谓“有共同的语言”;一种是性格相反,却能从对方看到自己的缺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两层比喻可以作为我和外国文学关系的说明。

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年,我从一个旧制中学毕业。在这以前,我对外国文学一无所知。可是当时由于新文学成长的需要,外国文学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我也就渐渐读到莫泊桑、都德、屠格涅夫、契诃夫、显克维奇、施托姆等人的小说,其中个别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我反复诵读、对我发生较大影响的是郭沫若译的歌德的《少年维特

^① 此文系作者根据他在联邦德国授予艺术奖仪式上的答词写成,曾以《外来的养分》为题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后收入《立斜阳集》。这个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